# 一把锅铲的温度

沈婉梅

搬入新家后,厨具都换了新的,只有一把锅铲留了下来。

这把锅铲很旧。铲头是钢的,比一般的略宽,铲口向内收,两面布满大小不一的锈斑,那是几十年岁月磨出来的痕迹;靠近手柄的两侧有几条细裂纹,像老人脸上的皱纹。手柄前半截是钢的,有几处凹陷,上面也有黑斑;后半截是木质的,圆圆细细,如成年男子的两根手指。钢与木交界处,木柄约有三寸长的缺口,是长年烟熏火燎烤出的伤痕。整根木柄已看不出最初的底色,从上到下黑漆漆的。它不再银白光亮,而是一种深沉的暗灰色,跟如今硅胶、乌檀木、大品牌不锈钢的豪华锅铲实在无法相比,但对我而言,它是无价之宝。

四十年前,我年纪轻轻便懵懵懂懂嫁了人。我是奶奶最小的孙女,她对我极不放心,始终牵挂着我,不相信在家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孙女,能在一个陌生乡村里过得习惯。

那年十月,天微寒凉。爷爷奶奶走进我家时,我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四十年前交通不便,通信不发达,没有电话,更没有手机。他们来一趟要折腾大半天:先步行到镇上,坐客车到邻镇,再乘约一小时的船,然后步行十多里才到我住的村子,进村还得四处问路才找到我家。那时两位老人都已七十多岁,爷爷腿有旧伤,走路吃力;奶奶裹过脚,脚只有成年男子拳头那么大,脚背高高绷着,脚趾弯曲变形。那天我直直地盯着她的一双脚,猜两位老人一路必定颤颤巍巍,走一段、歇一会儿,喘几口气再往前走。想着这样的画面,我的眼睛渐渐模糊了。

爷爷从随身背的旧蛇皮袋里掏出一把锅铲。银白的钢铲锃亮,闪着光,整间屋子立刻有了生气。我摸了摸,铲头厚实,钢柄坚硬结实,木柄光滑圆润,精致得像工艺品,我爱不释手。

爷爷摸着我的头说:“毛毛,这是我到十几里外的石桥村特意叫石铁匠打的。这锅铲把,是用咱家屋后那棵桃树的枝丫,加工了几天才做好的。石铁匠打的锅铲远近闻名,经久耐用,桃木做把结实。过日子少不得一把好锅铲。爷爷希望你能掌好锅铲把,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”

在我们老家,“掌锅铲把”就是要担起一家生计的意思。我明白这话的分量,使劲地点了点头。

奶奶拿出自己腌的萝卜干、霉豆腐,还有亲手烫的豆折递给我,又手把手教我做饭。那时条件差,家里的柴火灶是土灶,没有烟囱,奶奶被烟熏得直流泪,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烟。我用爷爷送的锅铲、奶奶带来的菜做了一顿午饭。奶奶见桌上有鱼、有肉、有青菜,喜不自胜:“没想到才半年不见,我家毛毛就变能干了,能这么快做一桌菜。我再也不担心你饿肚子了。”他们一边吃,一边夸我,一口一声“毛毛”,不停地给我夹菜。那熟悉又亲切的呼唤直抵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,我的眼泪被这一声声喊了出来。

其实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煎鱼,鱼煎煳了,一整条被我烧成了鱼渣,菜也咸一碗淡一碗,我羞愧极了。可爷爷奶奶毫不在意,只是一个劲地鼓励我。

他们生怕给我添麻烦,吃过午饭就要赶去亲戚家。奶奶慢慢地从旧对襟棉袄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。我捏了捏,知道是钱,死活不肯收,她执意要给,我只得收下。后来我数了数,十张十元,叠得整整齐齐,张张有折痕,新旧不一。在那个年代,这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,不知她攒了多久才攒够这一百元。那钱握在手里,如钢铁般沉重。

此后,每当我情绪低落,只要拿起那把锅铲,想起爷爷的话、奶奶的身影,就有了生活的勇气。两位老人双双离世后,每次我拿锅铲炒菜,他们的面容就会在眼前浮现。这把锅铲是他们在世上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,代替他们一直陪着我。

光阴荏苒,八年后,我在镇上盖了新房。搬家时,我把厨房里破旧的炊具都扔了,只把那把锅铲带到新家。

因为盖房、照顾两个孩子,还要上班,我病倒了。母亲听说后,放下家里一大摊事赶来。为了给我和孩子加强营养,她每天很早去菜市场买新鲜菜,变着花样做饭。这时已不用柴火灶,而是炭炉子,最麻烦的是每天生炉子。每次看她生炉子被熏得泪流满面,我又内疚又惭愧,因为她的眼睛刚做过手术,还没完全康复。母亲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,从早忙到晚,洗衣、做饭、带娃,样样抢着干。

她厨艺很好。煎、煮、炖、炒时,她俨然是一位指挥家,那把锅铲就是指挥棒。锅铲在她手中翻飞,时而叮咚叮咚,像泉水流淌;时而噼里啪啦,像与锅碗瓢盆合奏;有时她手腕轻轻一抖,铲面贴着锅底游走,像鱼在浅滩滑行。她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,手舞锅铲之间,变出一道道美味:粉蒸肉、排骨莲藕汤、泥鳅炖莴苣、牛腩炖西红柿、腊肉炒豆丝、酸辣藕丁、糊茼蒿……每一道都色香味俱全。烟火升腾中,整间屋子被腌成温暖的琥珀色,香气缭绕,余味不绝。在她的照顾下,两个外孙长胖了,我的身体也很快恢复,可她却累倒了。她不愿给我添麻烦,第二天就收拾行李准备回家。临别时,母亲拉着我的手轻声叮嘱:“毛,一家人过日子,要的就是烟火气,图的就是热热闹闹。不要怕麻烦,多在家里做饭。一个家有烟火气就有温暖,就永远不会散。”无论我多少岁,她对我的称呼上永远只留一个字,我很享受这份独宠。

或许是太过劳累,母亲回家后心脏病复发,越来越重,从此再没来过我家。我生病时,她从百里之外赶来,为我端茶递水、洗衣做饭、带孩子;可她病倒后,我一天也没照顾过她,甚至在她病重时也没有抽空回去看她一眼。我总以为过一阵会有时间,总想着再等等,谁曾料想,竟再也没有机会。

此后经年,再没有人像母亲那样挥舞锅铲,为我做可口的饭菜。如今我也成了她当初的角色,日日挥着那把锅铲给孩子们做饭。疲惫时、失落时、想她时,我会久久地抚摸那把锅铲。近四十年光阴淬炼,它从崭新、坚固、精致,变得老旧、残缺,甚至有些丑陋,我却从没想过舍弃,视如珍宝。因为每当我握着它炒菜,一种温度便从下往上传来,从指尖到手心,到手腕,沿着手臂蔓延,一直传进心里。那不是物理的温度——那是记忆的温度,是传承的温暖,是接续生命的温情。

# 塔归龟山

熊启文

龟山电视塔“十一”焕新归来,第一时间收到消息,是李君转来的。他从小在湖北广播电台职工宿舍长大,近水楼台。人们习惯叫它龟山电视塔,其全名是湖北龟山广播电视发射台。

龟山电视塔给我的印象,一直是高高在上。1990年底,我从黄冈参军入伍,坐绿皮火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时,抬头望见它,在冬日暖阳里冷峻笔挺,擎天一柱,如同别在城市天际线上的一枚别针。2008年初,我换防到武汉,乘火车穿过公铁两用的大桥时,又瞧见它被夜色包裹,塔身光润,恰似美玉生辉;塔楼外广告幻彩,天线桅杆上航空障碍灯闪若星光。也就在那一年,龟山电视塔停止对外开放。

住在汉口,此前我多次远望这沉寂的高塔,但从未走近,甚至没去游览过塔下的龟山。

龟山,因形似巨鼋浮于水上而得名。据说它古称翼际山,但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大别山——站在汉口龙王庙附近,可见长江与汉水一浑一清,泾渭分明,民间附会说,是谓“大别”,因得名。又被称为鲁山,缘于山上筑三国东吴鲁肃的衣冠冢。龟山东北临长江,北带汉水,西背月湖,南俯莲花湖,威武盘踞,与蛇山对峙。自古以来,龟山就是兵家必争之地:三国时东吴在此设置要塞,与曹兵几番血战;太平军三下武昌,于龟山一带摆开战场;辛亥首义后的阳夏战役,义军首控龟山……如今,龟山变成旅游打卡地,拥有关王庙、藏马洞、禹稷行宫、太平兴国寺、向警予烈士陵园和红色战士公墓等景点。龟山之于武汉,一如岳麓山之于长沙,不以海拔取胜,却揽自然人文胜景。龟山与对岸“缠绕如伏蛇”的蛇山隔江相望,毛泽东诗词“龟蛇锁大江”之壮观可以想见。

如约而至。龟山不高,登山很容易。到龟山电视塔景区入口,排队扫码进入。

抬头望,秋阳斜照,始觉塔顶不及东方明珠齐腰高,中规中矩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也不及中原福塔全钢结构艺术时尚。李君热情开讲:这座塔高221.2米,立于龟山之巅,从江面望去总高逾300米。建成之初,居全国电视塔之首,当时为亚洲电视塔第一高度,被誉为“亚洲桅杆”。它横空出世,是开创者,却并非引领者。与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塔相比,这塔确实矮小,被戏称“袖珍塔”;虽非“高点”,却是中国电视塔系列的“起点”。“你参军前五年,龟山电视塔就建好了。作为第一座广播电视发射塔,它全部是国产自主设计建造的。它是一座综合塔,有技术支撑也有旅游功能。听父辈讲,对外开放旅游时就很顶流,用今天的话说,自带流量。那些年,国家领导人只要来湖北,都会参观龟山电视塔;来过的外国政要、文化名人蛮多,每天的游客接待量蛮大,算是较早的网红打卡地。这么说吧,它是武汉人心尖上的地标,上高塔眺望三镇风光,是一代人最好的记忆。刚开始,参观龟山电视塔门票5元,对岸黄鹤楼门票才1元,相较于当时几十元的月收入来说,举家来玩一次是一件大事。如果谁家来了重要客人,带他们来登龟山电视塔,倍儿有面子哟。1992年,它印证了敢为人先:将塔身作为户外广告载体,率先成为中国第一座身披广告的电视塔,当时就有中南第一广告席位之称。”

恰逢龟山电视塔建成四十周年,塔前广场上花团锦簇,国风雅集,彩旗飘扬。一盆新品荷花迎秋绽放,引来围观拍照。进入塔内首层,体验全国首创行浸式数字剧游,沉浸式品味荆楚山水、长江文脉与城市发展记忆。步入“长江数字文化”新空间,浏览科技成果转化展陈。来到中央展台,新品满满当当:有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种质资源猕猴桃、经科研驯化扎根荆楚大地的非洲牙膏果以及中国农业科学院研制的7D菜籽油。草木藏科创,成果惠民生,“置顶”窗口已然成为展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新高地。

乘坐电梯提升至66层自动旋转餐厅,可一边品鉴“知音云宴”楚菜,一边俯瞰两江四岸壮阔。挑选座位,点两杯红茶,听讲餐厅的往事。早期,整个餐厅容纳上百人,提供鸡翅、薯条、火腿肠等冷餐;那时装饰很洋气,还有咖啡,两元一杯。餐厅窗外,两江交汇、长江大桥、黄鹤楼等景物画卷徐徐铺开。

出餐厅上楼,至77层室内观景平台。环幕四野,尽揽两江四岸风华。“以前只有武汉长江大桥一座桥,现在有这么多桥”“从前江边都是矮房子,现在高楼这么多”……早年见识过塔顶风光的李君颇显激动,童心大发。“记得上小学三年级,我爸带我来这里,第一次坐电梯,第一次上这么高。坐在我爸肩上,看长江,看黄鹤楼,看武钢……视野豁然打开,我小心脏都给惊到了。”站在高处,听着李君讲述,顺势环顾起来……俯瞰之下,龟山公园景物铺展:东山名胜古迹区、西山烈士陵园瞻仰区、南山桂林休憩区、北山巉岩洞穴区,依稀可辨;禹柏丰碑、蝴蝶传奇、大别雄风、江汉飞虹、桃花古洞,点缀其间。李君指着山下说:“塔依山势而起,放在今天来看,在全国的电视塔系列里,绝佳位置依然独占鳌头。据说,当初立项选址时,专家们评估后认为,磨山位置太偏,建在蛇山上会与黄鹤楼争锋、不协调,最后敲定龟山。正是这个决定,让龟山电视塔拥有不可复制的地理优势。”

登临一望三镇远,历历晴川入眼帘。放眼量,整座城市生机勃发。朝西北望,汉水如淑女,轻移莲步,抚过高楼,越过红色晴川桥,缓缓伸出长臂,拥抱阔绰的大江。转而向东,江滩秀丽,不尽长江滚滚来,涌起“龟蛇锁大江”壮阔情怀。两山如阙,夹江对峙,一如宋代诗句所云:“两山对峙江当中,万古长锁东南风。”江南黄鹤留云影,江北晴川揽江光,隔江相望,万里长江第一桥来加持,古今建筑交相辉映,引发情思穿梭。爬上蛇山黄鹤楼时,举头仰望一番龟山风光,只因山顶有一座高塔;登临龟山电视塔时,俯首鸟瞰蛇山之巅,又因那里有一座仙楼。相看两不厌,完成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审美,不禁喟叹。时空折叠,景致同框。飞架的铁桥上车流不息,桥下铁轨上列车飞驰,江中红色巨轮缓缓驶过,便与诗句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”产生共鸣。好一派青山绿水。回望上游,白沙洲长江大桥、杨泗港长江大桥、鹦鹉洲长江大桥依次排开;与下游的长江二桥、二七长江大桥、天兴洲长江大桥、青山长江大桥、阳逻长江大桥有序列队,仿佛在盛世接受检阅。再看汉水,晴川桥、江汉桥、月湖桥、知音桥……武汉唤作“桥都”实至名归。静观江水东流,舟船往来,载一城烟火缓缓前行。兴致起,即兴吟诗一首:“扶摇直上九重天,日月星辰任摘攀。势压龟蛇千里目,气吞荆楚万里山。”

夕阳下,塔身披上金红霞帔。在塔上等着观赏夜景?待下一次好了,留一份好奇心给下次。下楼,下山,搭轮渡,江流天地外,塔影有无中。



清露(纸本设色) 沈伟 作

# 江滩菊暖

赵代君

武汉一年一度的金秋菊展,十月底正式启幕。周六,天朗气清,我陪着爱人搭乘地铁前往汉口江滩看菊展。

自永清门步入展区。一座木船造型的菊花拱门映入眼帘,上面标注着“武汉市第43届金秋菊展”。金菊夹道,迎宾盛放,本是适合驻足打卡的景致,可眼前涌动的人潮让我们不敢久作停留。扶老携幼的游人摩肩接踵,推着婴儿车的家长在人群缝隙间缓缓穿行。60万盆菊花沿着江岸铺展绵延。风帆广场是整个展区的核心区域。标志性的“江豚逐浪”绿雕灵动夺目,格外耐看。京汉火车站、汉口水塔、知音号、黄鹤楼等武汉地标的菊艺造型依次排布。我们几番寻找位置,想要拍下一张背景干净、身旁没有游人入镜的照片,却并不容易。好的取景位置,总是被一拨接着一拨拍照的人占据。我匆忙拍下几张半身照片,爱人并不满意。正巧一对老年夫妇走到近旁,大姐主动开口,说她擅长拍照,愿意帮我们拍摄全身合影,拍出来的效果果然不错。拍完之后,她请我为他们夫妻留下影像,我欣然答应。

缓步前行,身旁一位中年男子轻声对同伴感慨:这片展区里,拍照的老年人真多。抬眼望去,结伴而行的老人老奶奶不少身着统一的红色外套,一个接一个变换姿态,单人拍完再拍集体合影,兴致盎然。我们走上可眺望芦荻的栈桥,站在这里,长江二桥与辽阔江景可一同纳入画面,连片芦荻随风绵延,煞是壮观。转过身来,沿江大道旁鳞次栉比的高楼尽收眼底。这般江滩独有的景致,拍照自然不容错过。

秋风拂过,世间百花在季节更迭里渐渐收敛芳华,唯有菊花迎着日渐寒凉的霜气从容绽开。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元稹的诗句,道出爱菊之人心中所想。陶渊明东篱采菊,将一份悠然赋予秋菊,铸就隐逸风骨;李清照西风对菊,生出万千秋思,写下“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”的千古感慨;还有郑思肖“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”,道尽菊花宁肯枯立枝头、不愿随风零落的倔强。世人赏花,各有所好。牡丹雍容盛放,自带盛世风华,寄托人们对富贵圆满的向往;玫瑰热烈明艳,承载缱绻深情,是爱意的直白告白。菊花却自有一份清寂。

也正因这份清寂,不少人对菊花心存顾虑,只因近代黄、白菊花常被用于追思场合,便生出回避之心。回溯千年文脉便知,菊花本就是重阳雅花、君子之花。古人重阳登高赏菊、酌饮菊花酒,是秋日祈福抒怀的风雅习俗;傲立寒霜的秋菊,素来象征坚韧与长寿。我俯身细看眼前菊丛,花瓣层层舒展,色泽丰富:有如日光般耀眼的金黄,有似凝霜般洁净的素白,更有粉紫、橙红各色,千姿百态。它没有咄咄逼人的浓郁花香,淡淡幽香随风漫开,只在靠近之时悄然沁入鼻端。不同于春日繁花一开便倾尽气力,越是经受秋霜浸润,菊花开得愈发沉静安稳。赏菊,亦是观照内心。喜爱牡丹的人,向往盛大圆满;钟情玫瑰的人,眷恋热烈深情;独爱秋菊的人,往往更能读懂繁华之外那份清冷的坚守。当万千繁花退场,依旧从容挺立,便是秋菊留给世人最深的启迪。秋风不息,秋菊默然伫立在季节深处,静静等候懂得它的人。

由菊及己,这些年来,每逢武汉菊展开幕,我与爱人或是前往解放公园寻花留影,或是奔赴汉口江滩一睹盛景。若是亲友来访,也常会带他们到江滩,在精巧的菊花造型前驻足拍照。赏菊归途,想起方才那位中年男子的感慨——老年人格外喜爱拍照。我能读懂这份热爱。老年人明白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的深意:趁时光尚好,留下影像记录,等到年岁更长,便少了许多机会。他们懂得珍惜当下,用心留下生命的印记,证明自己认真来过这世间。有人说,人世间人人皆是过客,岁月流转,三代之后世间便难寻你的痕迹。为取悦自己而认真生活,本就是一种通透的活法。我们每一个人,都终将老去。如今的中年人、年轻人,应当多一份理解,看懂老年朋友们的兴致,包容他们结伴取景、乐于拍摄、乐于分享至朋友圈和视频号的欢喜。我读懂了这份快乐,更愿意与他们共享这份江滩菊展带来的美好。

# 父亲退群那天

王丽

父亲退群那天,我正给客户改合同,改得头疼。三妹打来电话,声音发紧:“姐,咱爸不在群里了!”

我点开“相亲相爱一家人”,群里显示七个成员,父亲的头像没了;再点他朋友圈,一道灰线。

电话拨过去,响了好几声才接。

“爸,您咋退群了?”

那头静了一下:“退了。”

“朋友圈呢?”

“删了。”他声音很慢,“你忙你的,别往回跑。”就挂了。

挂了电话,三妹的语音紧跟着进来,带着哭腔。她说上午回家送菜,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,手机通讯录开着,删一个停半天,短信也删了不少。她问删啥,父亲说,没用的,都删了吧。“姐,妈走了三年,我害怕……”

母亲走后,父亲一个人过,那几个群就是他的热闹,转发文章、点个赞都高兴。如今群退了、朋友圈清空了、通讯录也删了不少,这不像他。我请假往回赶,越想越不安。

到家,门没锁。父亲坐在小马扎上,膝盖上摊着旧本子,戴着老花镜在写。手机黑着屏搁在旁边,一杯茶。屋子收拾得比平时利落,旧箱子也翻了出来,码得整齐。

“爸!”我鞋都没换就冲过去,“您没事吧?”

他抬头看见是我,愣了愣,倒笑了:“你这孩子,谁让你回来的?”

“您退群、删朋友圈、删号码,让我们怎么想?”我鼻子一酸,“妈走了,您万一……”

“先坐下。”他合上本子,摘下老花镜,沉默了好一会儿,“体检,肺上的事——大夫说晚期,没多少日子了。”

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眼泪下来了。

“听爸说完。”他抬手止住我,“我一辈子怕麻烦,不想在医院插着管子耗,想自己安排,清清静静走。”

他点点本子:“这些天,欠人的、人欠我的,都理了,该还的还,该送的送;该说的话也说了,群也退了。”

“群里热闹点,不好吗?”我哽着。

父亲摇头:“群里人太多,你写一句几十个人看着;转文章、发表情,热闹是热闹……真要讲点什么,反倒讲不出口。”

他拿起手机递给我:一条信息给老班长,说那年评职称误会了人家,自己记恨了半辈子,对不住;一条给学生卫国,说当年学费是老师垫的,不用还,出息了就好。

翻到我母亲的号——那头像再不会亮了——他发了一段:“老婆子,孩子都好。你在那边别省,我也快了,能去陪你了。”

旧本子是底稿,在纸上改几遍,再往手机上抄。前面是人情账,谁家份子钱还了,谁借过谁的钱;往后是给三妹、弟弟的,都是说不出口的话。

最后两页是我,写的都是我的事。小时候我发高烧,他背着我摸黑走十几里地,去乡卫生院,从没提过;我那年非要远嫁,他说了重话,他后悔多年;还让我记着,老房子别卖,那是根。

末尾一句:“闺女,爸不怕走,就怕你们几个想不开。日子过好,就是孝顺。”

“这段……”我声音发抖。

“写好了,没发。”父亲没看我,“别人的都发了,轮到你,反倒不知道怎么按发送键。本想当面说,可见了面,更说不出口。”

我伏在他膝上哭。他没劝,一只手在我背上,一下一下拍,跟小时候一样。

哭够了,我抹把脸。没再劝他去医院——那是他自己挑的路,我懂。

“爸,还有谁没发?我帮您,咱一块弄。”

父亲眼圈红了,点点头,笑了。

我拿起手机。这些年,我也在群里用一个表情当问候,用一句“忙”把话堵回去。翻到弟弟的对话框,姐弟俩上回单独说话是什么时候,都记不清了。

我打了一行字,删了,又打:“弟,你回来吧。爸想你,姐也想你。”发出去。

没一会儿,弟弟视频打过来。我接了,把手机递给父亲。他刚“喂”了一声就卡住,半天没出声。

父亲倒先笑了,慢腾腾说:“哭啥。爸好着呢。”

“你啥时候回来?”父亲问,问完自己愣了愣,“……不急,爸等你。”

弟弟没再说话,只是一抽一抽地忍着。父亲把手机贴在耳边,像哄小时候的他,应着:“爸在呢,不急。”

窗外的天暗下来,屋里的灯没开,只有手机屏幕亮着,照着父亲花白的鬓角。那光里,是他记挂了一辈子的人,一个,一个。